

塔 杜 施 先 生

又 名

在立陶宛的最後一次襲擊¹

密茨凱維支著

孫 用 譯

景 行 校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塔杜施先生

密茨凱維支著

孫用譯

景行校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東西順德胡同四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398) 字數: 214 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9 $\frac{11}{16}$ 插頁 7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定價 (6) 1.50 元



na ul. Wesołowskiego 32, w Warszawie 1798 r.
i na ul. Wesołowskiego 32, w Warszawie 1855 r.

目 次

第一卷	田莊.....	1
第二卷	堡壘.....	27
第三卷	調情.....	49
第四卷	策略和圍獵.....	71
第五卷	爭鬧.....	99
第六卷	村莊.....	123
第七卷	協議.....	140
第八卷	襲擊.....	157
第九卷	戰爭.....	180
第十卷	亡命。雅采克.....	202
第十一卷	一八一二年.....	228
第十二卷	讓我們相親相愛!	247
跋 詩		272
註 釋		276
後 記		302

第 一 卷

田 莊

小主人的歸來——第一次在房間裏相會，第二次在餐桌邊——法官關於禮節的重要演說——監督對於時髦的政治上的說明——短尾和老鷹的爭端的開始——大管家的歎惜——最後的執行吏——其時立陶宛及歐洲的政治情形一瞥。

立陶宛，我的國家，你正如健康一樣；只有失掉了你的人，才明白他應該怎麼看重你。今天，我看見而且描寫你的極其輝煌的美麗，因為我在渴望着你呀。

聖母啊，你保護着光明的欽斯托訶伐，照耀於維爾諾的尖門之上！你也遮庇了諾伏格羅特克的城堡²，以及牠的忠心的人民！正如顯過的奇蹟，你恢復了我兒時的健康——那時，我的哭哭啼啼的母親獻上我去，懇求你的保佑，我抬起我的死了的眼臉，又一直走到你的神座邊，感謝上帝復活了我的生命——你也要一樣顯着奇蹟，讓我們回到祖國的懷抱。同時也帶了我的悲傷的靈魂，到那些長滿樹木的山中，到那些沿了蔚藍的聶門河，遠

遠地又寬闊地伸張着的綠草地上；也到那些田野，那裏圖畫似地長着種種的穀類，鍍金的小麥，鍍銀的裸麥；那裏生着琥珀色的芥菜，雪白的蕎麥，那裏紫雲英閃耀着處女的羞紅，那裏一切都環繞着一片像絲帶一樣的綠草，草茵上到處是靜靜的梨樹。

好幾年前，就在這樣的田野之間，一條小溪邊，一座小山上，在一叢白樺樹中，有一所紳士的大宅，用木材建築，地基卻是石頭的；白色的牆遠遠就閃耀着，因了擋住秋風的白楊樹的暗綠色，也襯托得更白。住屋並不大，然而極其整潔，牠有一間很大的穀倉，旁邊是三大堆屋頂下堆放不了的乾草；這就看得出來，鄰近地方很富庶肥沃。這也看得出來，從那許多麥束，像繁星一樣高高低低閃耀在草地上——從那許多犁頭很早就翻掘了顯然屬於那所大宅的，很大的黑的休耕田，也好好地耕得像花園裏的花牀，這也看得出來，在那屋子裏，滿是富裕和秩序。開着的大門在對過路人聲明，牠很好客，邀大家進去作客。

一位年青紳士正乘了雙馬車進來，在院子裏兜了一轉之後，他在門廊邊停住，下了車；他的馬也放鬆了，就慢慢地向大門走去，啃着青草。大宅裏沒有人，門廊的門都門着，門上插着釘子。這旅人並不跑到莊屋裏去詢問，卻開了門，跑進大宅，他急於想巡禮一下。從他見過這屋子以來，已經很久，他在很遠的城市裏讀書，最後畢了業。他跑了進來，極其感動地凝視着古老的牆，他的老朋友。他看到了原來的傢具，原來的簾帷，這些是他兒時所喜愛，作為娛樂的，可是似乎不及以前美麗，也不及以前巨大了。掛在牆上的也是原來的畫像。這裏是考希楚施柯³，穿了克拉庫夫地方的外衣，抬眼望天，握着雙手使用的刀；那是正在聖壇的階上，他握了這刀宣誓，要將三強⁴趕出波蘭，否則就

自己同歸於盡。遠一點的是穿了波蘭服裝坐着的雷湯⁵，悲悼着失去的自由；手裏握了短刀，刀尖對準他的胸膛，前面放着“菲陀”⁶和“卡托傳”⁷。再遠一點的是雅辛斯基⁸，一位美麗而憂鬱的青年，和他的忠誠的同伴柯爾薩克⁹，並立在普拉格¹⁰的堡壘上，在成堆的俄國人上面，砍着他們祖國的敵人——然而在他們四周，普拉格已經燒着了。

他簡直也認識那房門邊，裝在木匣中的一架高高的舊八音鐘，他以孩子的歡樂拉一下繩子，聽一聽童勃洛甫斯基的老跳舞曲¹¹。

他跑遍了這屋子，又搜尋着十年以前他還是孩子時候的自己的房間。他走進去，又退了回來，驚奇的眼睛察看牆壁：這可能是女人的房間嗎？誰住在這裏？他的年老的叔父並不結婚，他的姑母也在聖彼得堡住了多年了。難道是管家的房間嗎？一架鋼琴？上面有樂譜和書；都是隨便亂放着的：甜蜜的雜亂！將這些如此拋着的手一定不是年老的！那裏還有一件白色的長衣，剛從掛衣鉤上取下，不曾穿，卻搭在椅子的靠手上。在窗口，是一盆盆很香的花：天竺葵，翠菊，紫羅蘭，堇花。這旅人走近一個窗口去——眼前又是新的奇事。在小溪的岸上，一處以前長滿刺草的地方，有一座交叉着小徑的小小的花園，叢生着英國的小草和薄荷。組成字母形的小巧的木柵，上面繞着一條一條華麗的雛菊，很是顯明。花壇顯然是灑過水不久；那裏還放着盛滿了水的白鐵噴壺，但那美麗的園丁卻不見。她恰在這一會兒離開；剛才推過的小門還在顫動；大門附近，可以看到一個不穿鞋襪的小小的脚印印在沙上——在像雪一樣白的又細又乾的沙上；脚印很清楚，但是很輕；你會猜，那是誰的幾乎跑得不碰着地的小腳留下

的。

這旅人在窗邊站了好久，望着又想着，也嗅着花香。他俯下臉到堇花上；他的好奇的眼睛跟隨了小徑，再注視着那些小小的脚印；他繼續想着，要猜出是誰的脚印來。他恰巧抬起眼睛一望，木柵邊站着一個年青的姑娘——她的白色上衣，只將她的窈窕的身子裹到胸口，露出了肩膀和白鵲一樣的項頸。立陶宛的姑娘常常只在清早才穿這樣的服裝；這是男子從來看不見的。所以，雖然四周並無看見的人，她也在胸前交叉着手臂，使她的短上衣加了一重遮蔽。她的頭髮，並不披散成鬆鬆的鬆髮，卻彎成小小的結子，又用小小的白的鬆髮紙包了起來，奇妙地裝飾了她的頭，在陽光中閃耀着，正如聖像上的冠冕。她的臉卻看不見，因為她正轉向草地，她的眼睛望着下面遠遠的一個人。她望到他了，就笑着，拍着手；像是一隻雪白的小鳥，她從木柵飛到草茵，衝過花園，跨過階沿和花，又跨過靠在房間的牆上的木板；這青年還來不及注意，她已從窗子裏飛進，月光一樣地閃爍，迅速，明亮。一邊哼哼地唱着，她抓起了長衣，就跑到鏡子邊去；她突然看見了這青年，長衣就從她手中落下，她的臉蒼白了，驚慌而又奇怪。這旅人的臉也閃着玫瑰色的羞紅，像是雲朵碰上了朝霞；這溫雅的青年半閉着眼睛，又用手遮着；他想說幾句抱歉的話，可是只鞠躬了一下，就一步步退去。這姑娘也發出了可憐的，含糊的叫聲，像是睡夢中着驚的孩子；這旅人變色了，抬頭一望，她已經不在；他就狼狽地離開，只覺得心頭別別地跳着；他不知道，這一次奇怪的會晤，對於他是好玩呢，怕羞呢，還是歡喜。

其時，在莊屋裏，他們並沒有錯過他，看見了新來的客人駕

車到門廊邊。他們已經把馬拉到馬廐裏，而且已經，依了光榮之家的派頭，很大量地給牠們燕麥和乾草，因為那位法官¹²從來不願採用新法，把客人的馬送到猶太人的旅館裏去。僕役們還不會出來歡迎這旅人，但不要以為法官的住宅裏伺候不週到；那是僕役們要等候那位大管家¹³穿戴停當，這時他還正在屋子後面預備晚餐。他是主人的代表，主人不在的時候，就常常由他歡迎而且招待客人，他是主人的遠親，又是這屋子的朋友。看見客人來了，他偷偷地走到莊屋裏，他不能穿了平常的便衣出來迎接生客；他在那裏儘快地穿上他的星期日外衣，這在清早就預備好了，因為他在早晨已經知道，他要同許多客人一起晚餐了。

大管家遠遠就認出了這旅人，伸出他的手臂，喊着擁抱了他，又吻着他。於是開始了急促的，雜亂的談話，他們急於想用幾句短短的話，講述許多年間的事，在談話進行的當兒，也混合了詢問，驚歎，以及新的問候。當大管家已經問够了他的問題，他最後就說明當天的故事。

“這很好，我的塔杜施，”——他們如此叫這青年，給他的這一個名字，是對於考希楚施柯的尊敬，作為他在那一次戰爭之時出生的紀念¹⁴——“這很好，我的塔杜施，你恰巧在這一天回來，我們有許多美麗年青的女士在一起。你的叔叔正想不久舉行你的婚禮。你可以隨意選擇：在我們屋子裏，請來了許多人，有好幾天了，為了領地的法院開庭，結束那一件很老的我們同伯爵之間的爭端。伯爵本人明天也要到了；監督¹⁵已經在這裏了，同了他的太太和女兒。年青人都到森林裏射擊作樂去了，老年人和女人都去看森林左近的收成，他們當然也在那裏等候年青人。來吧，如果你高興，我們立刻就會遇見你的親愛的叔叔，那位監督，以

及尊貴的女士們。”

大管家和塔杜施沿着大路向森林走去，他們之間的話是說不完的。太陽已經臨近他天上的行程的終點，照耀得更弱了，但也比白晝照得寬廣，完全紅了，像是農夫的健康的面龐，當他做完了田裏的工作，回家休息的時候。閃耀的光圈已經下降到叢林的頂上，而且那籠罩着樹尖和樹枝的朦朧的光輝，束縛了，又似乎融化了全森林爲一體，叢林也顯着黑色，好像巨大的建築，而其上紅紅的太陽則如屋頂之上的火光；於是太陽沉了下去；但依然通過了樹枝照耀着，像一枝蠟燭通過窗板的縫隙；然後才歸於消滅。驟然地，那在麥田中遠遠地又廣漠地叮噐作響的鐮刀，以及那在草地上拖動着的耢，都沉默而且靜下；這正是這一位法官的命令，他的田地上的工作是日入而息的。“世界的主知道，我們應該做工多久；當太陽，他的工人，從天上落下，那就是農夫在田裏停工的時候。”這是法官常常說的，而法官的意旨，對於那誠實的管家，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即使已經開始裝上裸麥去的車子，也依然沒有裝滿地回到廐裏；那些牛都爲了牠們負載的不平常的輕鬆而顯得快樂。

全羣的人從叢林裏回來了，愉快而很有秩序：先是小孩子們同了他們的教師，隨後是法官同了監督的太太；他們旁邊是監督，他的一家圍着他；老年人後面，來了年青的女士們，她們旁邊是年青的男子們；年青的女士走在年青的男子之前半步：這是禮節。沒有誰在那裏排定這秩序，也沒有誰這麼排列了先生們和女士們，但是人人不期而然地保持了這秩序；因爲法官在他家人中奉行這古時的習俗，而且絕不容許，以年齡，出身，學問，或職務之故而忽略了這敬意的表示。“由於這樣的教養，”他說，“家

和國就有了榮譽；拋棄了這呢，家和國也就完了。”所以他的家人和僕役都習慣了這秩序；一個過路客人，不管是親戚或者陌生人，當他來拜訪法官，只要他在那裏一會兒，他就接受了在他周圍表現的慣例。

法官向他的姪兒致了短短的問候。他莊嚴地伸手讓他致敬，又吻着他的額角，他誠心地歡迎他；雖然爲了招呼客人，對他說得很少，然而從他很快地用外衣的袖子¹⁶揩去的眼淚上，可以看出他多麼愛着年青的塔杜施。

在主人之後，一切的人和家畜都回來了，從收割的田地也從叢林，從草地也從牧場。這裏是一羣咩咩叫着的綿羊，擠進一條小路，揚起一陣灰土；後面緩緩踱着一隊帶着銅鈴的提洛爾¹⁷種的小母牛；那裏是嘶着的馬，從新割的草地衝回家來。牠們一齊向井邊跑去，那邊桔槔的竿子不息地響着，把水裝到水槽裏去。

法官，雖然疲倦了，雖然被客人們圍着，但決不忽略對於他的田莊的重任，他自己就走到井邊：在黃昏時候，農夫最看得出他的畜廄多麼興旺，而且永不把牠托給僕役照管——因爲法官知道，主人的眼睛能够使馬肥壯。

大管家和執行吏¹⁸普洛塔齊正站在大廳裏，拿着提燈，熱烈地爭論着，因爲當大管家不在的時候，執行吏私下命令將餐桌從大宅移出，匆促地鋪陳在森林附近看得到殘址的舊堡壘中了。這遷移爲的什麼？大管家裝着歪臉，要求法官原諒；法官也很以爲奇，但是事情已經幹下了，而且遲得不能補救；他只得向他的客人抱歉，領他們到那廢墟去。途中，執行吏不息地對法官說明，他爲什麼改變了他主人的佈置：在莊屋裏，沒有够大的房

間，來容納這許多客人——如此闊氣的客人；在堡壘裏大廳還是好好的，穹窿的屋頂也很完整——當然有一垛牆壁破裂了，窗子也沒有玻璃，不過在夏天卻毫無妨礙；又與酒窖鄰近，僕役也方便得多。這麼說着，他又對法官睜眼；從他的這態度看來，顯然還有別的，更重要的理由，卻不說出來。

堡壘距離大宅兩千步，是堂皇的建築，偉大的結構，霍勒須珂一姓世代相傳的老家。屋主在國內混亂時死去；因了政府的沒收，因了保管人的漠視，也因了法院的判決，領土完全消滅；一部分落在女系的遠親身上，其餘的被債主瓜分了。誰也不想佔有這堡壘，因為無產的紳士難於供給支持牠的費用；但是那伯爵，一位有錢的青年貴族，又是霍勒須珂家的遠親，他長成了，從旅行歸來，住在附近，很喜歡牠的牆垣，說是哥德式建築¹⁹，雖然法官引證了文件，想說服他，那建築師是從維爾諾來的，並非哥德族。但無論如何，伯爵要佔有這堡壘，忽而，法官也有了同樣的慾望，大家都不知道爲的什麼。他們就在地方法院起訴，然後到最高法院，參議院，再發回地方法院，付省參議會討論；在花了許多錢，經了不少判詞之後，這案件終於重新回到了領地的法院。

執行吏說得不錯，在堡壘的大廳上，儘有地方供給法庭的紳士和請來的賓客。這大廳之大，正如寺院的大食堂，牠有撐着柱子的穹窿和石頭的地面；牆上並無裝飾，卻很潔淨。上面縛着公鹿和小鹿的角，也附有說明這些戰利品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獲得的記載；那裏也彫刻了獵人的紋章，以及每人的完全的姓名；天花板上閃耀着“半羊”，霍勒須珂家的紋章²⁰。

客人們順次進來，站在餐桌旁。監督站在首位；依照他的年

齡和他的職位，這是他應得的榮譽；走上去的時候，他向女士，向老人，向青年鞠躬。他旁邊的位子是一位伯爾那修士²¹，爲他的教派募化的人，在伯爾那修士之次是法官。伯爾那修士讀了一遍短短的拉丁文禱詞，白蘭地交給了紳士們；於是大家坐下，他們靜靜地，有味地吃着甜菜葉的冷的立陶宛生菜²²。

塔杜施，雖然還年青，因爲是遠客，也坐在餐桌上首，同了女士們，在監督大人旁邊；在他和他的叔父之間，還有一個空位，似乎等候着什麼人。叔父時常看一看這位子，再向門邊一望，好像他斷定了有人要來，而且還很願意他來；塔杜施呢，也跟了他叔父的眼光望到門邊，又同了他定睛注視這空位。說來奇怪，周圍的位子坐滿了連王子也不愧於一顧的姑娘，她們都出身高貴，而且個個年青貌美；但是塔杜施儘注視着這沒有人坐的位子。那地方是一個謎，年青人卻喜歡謎。心不在焉地，他對於他的美麗的鄰座，監督的女兒，只說了幾句漫無條理的話；也不給她掉換碟子，也不給她斟滿杯子，他又不用很有禮貌的談話，招呼那些年青的女士，以顯示他的都市的教養。那一個空位引誘了他，也使他迷糊；這不再是空位了，因爲他已經用思想將牠裝滿了。在那位子上，追逐着成千的猜測，正如雨後的小蝦蟆，在寂寞的草地上跳來跳去；其中有一個是王后的樣子，像一朵睡蓮，當美好的一天，從湖面探出了白色的臉。

已經上了三道菜了。監督斟了一滴酒到羅薩小姐的杯子裏；又移一碟黃瓜給他的幼女，說道：“我只得自己來伺候你們了，我的親愛的女兒，雖然我已經又老又笨了。”於是有幾位青年從桌子邊站起，伺候年青的女士。法官從旁一瞥塔杜施，稍爲整一整他的衣袖，斟下一點匈牙利酒，就這麼說道：

“現在，我們也學新派，送我們的青年到首都去讀書，我們也不否認我們的子孫比他們長輩更有學問；但是我一天天看出來，我們的青年多麼受苦，因為並沒有教他們怎麼和上流社會相處的學校。以前，年青的上等人人都到貴族之家去；我自己就有十年之久，住在這位監督大人的父親，總督²³的家裏。”（他說到這裏，就壓一下監督的膝髁。）“由於他的指導，使我能够在公家服務，他不息地照顧我，一直到我成人。在我家裏，他的記憶永遠是寶貴的；我天天爲他的靈魂禱告上帝。假如在他的府上，我得益比別人少，我回來之後只在家耕田，而更值得總督注意的別人，已經在國內有了最高的地位，然而至少，這就使我很得益了；我在家裏，從來沒有人非難我對無論誰失敬或失禮——而且我也敢說，禮節不是很容易的科學，也不是無足重輕的。不容易，因為這並不只限於鞠躬時舉動文雅，或者對於遇到的人都微笑着招呼；因為這時行的禮節，我以爲不過是商人的禮節，並非古老波蘭的，也不是真正紳士的。禮節應該發展到個個人，然而又人人不同；因為，孩子們對於父母的愛，或是在交際場所丈夫對於妻子的關心，或是主人對於僕役，也並非沒有禮節，然而種種禮節卻各有其特點。人必須長久學習，這才能够對個個人都絲毫無誤地給以合適的敬重。我們的長輩是學習過的：在高貴的府第中的談論，供給了聽衆的是他國家的活歷史，上流社會間的閒話，也就成爲一郡之中的家乘。因此，一位紳士總是自己覺得大家都知道他，也不輕視他；所以紳士也就常常注意他自己的習慣。但是現在，你決不能問人，他是誰或者他的父母是什麼人，他同誰住過或者他幹過什麼。個個人可以隨便進來，只要他不是間諜或乞丐。像佛斯帕先²⁴一樣，並不嗅一嗅錢，也不問牠從那裏來，從怎樣的手或是從

什麼地方，他們現在就如此，不問某人的家庭或習慣。這就夠了，他的分量十足，而且在他上面看得出印誌；人們如此估量朋友，正如猶太人估量錢一樣。”

當這麼說着的時候，法官順次看一下他的客人，因為雖然他總說得流利而且周到，他卻知道現在的青年很性急，他們討厭長篇大論的演說，縱使是最有口才的演說。然而大家都一聲不響地聽着；法官用眼睛示意，似乎要求監督的意見；而監督並不用讚美來打斷他的演說，只常常點頭，表示他的同意。法官不說了，這一位卻點頭要求他說下去。於是法官斟滿了監督的大杯和自己的杯子，又說道：

“禮節不是輕易的事情：當人學習了敬重別人，同他的年齡，出身，品行，以及舉動相稱，他同時就認識了他自己的尊嚴；正如用天平較重，要知道我們自己的重量，我們必須在相對的盤子裏放下別人。而且值得你們特別注意的是，青年對於美麗的異性所負的禮節，尤其是當出身的高貴和命運的慷慨，增加了天生的嬌美和才能。禮節是通到戀愛去的路，由於這，家與家成了光榮的結合——我們的長輩以為如此。所以——”

說到這裏，法官忽然回過來向塔杜施點點頭，給了他嚴厲的一瞥；這顯然是，他已經達到他演說的頂點了。

於是，監督拍一下他的金鼻煙盒，說道：

“我親愛的法官，在以前的時候，這還要壞。現在，我不知道，還是時髦將我們老人也改變了呢，還是年青人比以前好了；可是在我看來，卻更加不起什麼反感了。唉，我記得，我們祖國第一次模仿法國時髦的時代：那時候，驟然地，活潑的青年紳士從外國向我們湧來，比一羣諾蓋韃靼²⁵還壞，在這裏，在我們國度裏，上帝呀，

毀謗着我們祖先的信仰，我們的法律和習慣，甚至於我們的古老衣服。這真可憐，看到這些黃臉的蠢東西，塞滿了各式各樣的小冊子和報紙，在鼻子裏哼着——而且常常是沒有鼻子的——宣佈着新的信仰，法律，化妝品。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在心理上很有力量，因為上帝要懲罰那一國的時候，他先剝奪牠的人民的理性。所以聰明人不敢和這些蠢子對抗，全國都怕他們，怕得像瘟疫一樣，連國家本身也覺得疾病的萌芽了。他們喊着反對花花公子，然而自己卻學他們的樣；他們改變了信仰，言論，法律，服裝。那是假面跳舞會，狂歡節的放縱，此後不久就來了做奴隸的四旬齋²⁶。

“我記得，——雖然那時我還是很小的孩子，——那一位行觴官²⁷的兒子乘了法國馬車，到奧須勉那來拜訪我的父親；他是第一個穿法國裝的立陶宛人。大家像追在鵬後面²⁸似地跑在他後面；他們很豔羨這屋子，因為行觴官的兒子就在這門口停下他的雙輪馬車，法國叫做‘卡勃留雷’的。在跟丁的位子上，伏着兩隻狗，在御者的位子上，是一個德國人，瘦得像一塊木板；他的跳竿一樣的長腳，穿着長襪和銀鈕釦的鞋子；他的假髮的末尾用一個袋子縛了起來。看了這樣的配備，老年人不禁大笑，鄉下人卻畫着十字，說是威尼斯的鬼乘了德國馬車到外國來旅行。要描寫這行觴官的兒子本人，卻是一篇很長的故事；只要說，在我們看來，他似乎是一隻猴子，或是一隻鸚鵡，戴着很大的假髮，他喜歡把這比作金羊毛²⁹，而我們卻以為是鬼鬚髮³⁰。那時縱使有人覺得，波蘭服裝較之這洋式的摹仿更為文雅，他一定也一聲不響，因為否則青年們就要大喊大叫，說他妨礙文化，說他阻止進步，說他是一個奸細。那時，偏見的力量竟至於如此！

“這行觴官的兒子自稱是來改良我們的，而且是來介紹制度和文化的；他對我們宣佈，幾位很有辯才的法國人，有了一種人人平等的新發見——雖然這早已在聖經上寫着，而且每一教區的教士也都在講壇上喋喋不休。這學說很古老了，問題是在乎怎麼實行。但是那時候，這樣普遍的盲從很通行：假如他們不曾在法國報紙上讀過，就連世界上最古老的事情，他們也不相信。行觴官的兒子呢，也不管平等不平等，取得了侯爵的稱號。大家都知道，稱號是從巴黎來的，而那時候侯爵這稱號在那裏很通行；然而，過了幾年，時髦改變了，這同一的侯爵又取得了民主主義者的稱號；最後，同了這變化多端的時髦，在拿破崙部下，這民主主義者又從巴黎到來，變了男爵；假如他活得長久些，也許他還要變，還要再來一次，丟了男爵，再稱自己為民主主義者。因為巴黎是以千變萬化的時髦自誇的，而法國人所發明的無論什麼，波蘭人又都重視。

“謝謝上帝，現在我們的青年到外國去，不再爲了服裝，不再到可憐的印刷所搜尋新法律，也不再在巴黎的咖啡館學習口才。因爲現在，拿破崙，一位聰明而且迅捷的人物，不讓我們有說空話或者搜尋新時髦的閒暇。現在有的是武器的轟聲，我們老人的心也躍動了，波蘭人的名聲散播在全世界；光榮已經是我們的，所以我們不久就有我們的新民國。從桂冠上常常會長出自由之樹來。只有這我們很以爲憂，年歲懶懶地拖下去，有那麼長，而他們又老是那麼遙遠。這等待太久了，而消息又簡直太少。洛巴克³¹神父，”他低聲對伯爾那修士說道，“我聽說，你已經得到聶門河那一面的報告；也許你知道一點我們的軍隊的消息吧？”

“一點也不知道，”洛巴克冷淡地回答說；這顯然是他並不注